

CHUTIANJIANG XING

寒梅铮铮

——梅盛伟将军的故事

柯于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

寒梅铮铮

——梅盛伟将军的故事

柯于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寒 梅 铮 铮

——梅盛伟将军的故事

柯 于 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1插页 98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16—01029—9

1·56 定价：1.90元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金安 方 方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朱莎莉 刘益善

陈金安 胡光清 董 玮

童志刚

前言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半个世纪前，在这一块神圣而美丽的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中，写下英勇而光辉的斗争篇章。

我党军事指挥员是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份，他们的业绩惊天动地、彪炳千秋。《楚天将星》丛书记叙的就是一批湖北籍将军在战争年月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和生平事迹。

他们从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走出，带着理想，满怀雄心，把革命的火种撒满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蔚为壮观。

湖北地处中原，是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之一。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发动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翻开湖北现代革命史，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浴血奋战的慷慨悲歌，历历在目。在斗争中不但涌现出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了许多在领导工农运动和创建工农武装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家。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仅此一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争谋略，以及革命的胆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把他们的生平业绩编写成书，流传永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党史、军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使这些革命杰出人物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榜样永垂青史。这对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青少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努力，我们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承担起来了。在我们的组织下，一批年轻有为的湖北作家通力合作，将这套《楚天将星》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首选十名影响较大、事迹生动的湖北籍将军作为撰写对象，他们中有：一生曲折跌宕，惊心动魄，高扬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王树声大将；有作战勇猛，威震八方，令敌闻风丧胆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将军；有曾救徐向前、刘志坚于虎口绝境，下太行、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作战中屡建战功的陈再道将军；有一生浩亮，转战鄂豫、远征陕甘、挥戈塞外、策马太行、腰斩南满、决战辽沈、直捣琼崖、威震汉城的韩先楚上将；有披历史风云于一身，集悲壮辉煌于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周志坚；有怒放于弹雨之中，笑傲于枪林之上，“寒梅铮铮”，高风亮节的梅盛伟将军；有报救国之志，千里追寻部队要求参军，在战争年月立下赫赫功劳的田厚义将军；有成马倥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江鸿海；有转战陇东和中原，能文能武、能战能守的张才干将军；有漫漫西行、出奇制胜，雪山草地、夜出奇兵，阳城受

命、血洒中原的闰学胜将军。他们以青春的脚步追寻真理，用沸腾的热血染红战旗，他们选择荆棘坎坷，选择雪山草地，选择崇高与神圣，同妖孽拼杀，与死神较量，几多壮烈，几多豪雄。丛书截取他们戎马生涯中的主要片断，或叙述，或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生历程，形象地刻划他们为人坦率、忠怀坦诚，英勇善战而正气凛然的将帅性格，在反映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时候，注意同整个党的历史、党的战斗集体联系起来，同时力求做到文情并茂，增强读物的感染力。

让我们沿着将军的足迹，开创一代新事业，奏响壮烈而响亮的生命浩歌！

湖北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992年9月

目 录

一	雏鹰折翅.....	(1)
二	别无选择.....	(14)
三	鼓角催捷.....	(28)
四	疑云飞渡.....	(43)
五	乱棋危局.....	(56)
六	再造辉煌.....	(69)
七	漫漫征程.....	(83)
八	好梦晚成.....	(97)
九	荡寇除害.....	(111)
十	驱尽硝烟.....	(124)
尾声	将军悠思.....	(137)
后 记		(143)

一 雏鹰折翅

一出乌石街口，队伍就跑步前进。“嚓嚓”的脚步声和头顶斗笠上的雨点声一样急迫。按时辰，天该是蒙蒙亮了，只因厚重的云块和浓密的雨雾遮得眼前一片昏暗，天边蛇一样狂舞的闪电，把坑坑洼洼的路面晃得花花白白。梅盛伟看准一块石板，踩上去，“哗”地一声，积水溅起老高。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

“小心！”身旁伸过一只手来，敏捷地扶了他一把，“注意！夜不走白，白的是水。”

梅盛伟听出来了，是副班长的声音，心头一热，紧紧跟上。这支急急奔走的红军队伍，是在向赣北的瑞昌县城逼进。

乌石街离瑞昌县城15里。要一口气跑完这么远的路，对于梅盛伟来说的确感到有些吃不消。他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急行军。

老天不作美，从昨日黄昏起，淅沥淅沥下了一整夜，此时雨势不减，倒是越下越猛了。不过，这密密的雨帘也正好掩护了部队的行动。

“嚓嚓嚓嚓”。天色渐明，战士们跑得更急了，斗笠檐

上冷雨如注，斗笠里面也劈头盖脑下着滚热的汗雨。

突然，前头的队伍放慢了脚步。梅盛伟用手抹了一把遮住眼睛的汗水，只见前面拦着一道宽宽的河沟。从副班长严峻的眼神中，他能够意识到瑞昌县城就在河沟对岸，战斗马上就要打响。

前锋部队已经下河了。看着眼前暴涨的河水，梅盛伟稍一犹豫，副班长已伸过手来：“快！拉紧我的手！”

时值早春，河水冰凉冰凉的。梅盛伟一手拉着副班长，一手与另一名战士牵着。队伍连成一串“链条”，往河心蹚去。河水越来越深，渐渐漫过了膝盖，漫过了臀部，一直浸到了胸口。梅盛伟是只“旱鸭子”，感到有些胸闷，有些心慌，身子摇晃起来。同时，他也感到副班长把他的手越握越紧，这是在鼓励自己。

就在梅盛伟他们刚蹚过河心时，城内的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嘟嘟嘟嘟”，一梭子弹扫过水面，紧接着，城内的枪声煮粥似地响起来。

部队迅速蹚过河沟，越过一片河滩开阔地，连跳十几道地坎。梅盛伟所在的连来到一个小山包跟前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他们仆倒在一片麦地里，仔细观察敌情。

雨雾中的瑞昌县城，城廓依稀，黑魑魑的，神秘莫测。再细看，那城垛口上喷射的火舌，红红的，像一只只恶狼张开的血盆大口。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子弹尖啸着从梅盛伟的耳畔和头顶擦过。

不知怎么的，梅盛伟觉得好奇怪。这会儿，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战前动员时，他激动了好一阵子，激动之余，不免担心自己会怯阵。攻打瑞昌城毕竟是次大的行动啊！谁料此

刻，自己竟是出奇地冷静、沉稳。他低下头，一股泥土的气息和麦苗的清香冲鼻而来，他甚至嗅到了哪儿飘过来的油菜花的馨香。他下意识地把头向左边一扭，衔住一片麦叶，咀嚼起来。他想也许是副班长紧挨在身边，给自己壮了胆；也许是自己曾参加过两次战斗，见过那么一点小“世面”。

他才16岁，半个月前入的伍。他盼望着打仗，能在战斗中多消灭几个敌人，然而他毕竟没有实战经验，有些紧张与害怕。刚参加了几天军训，红五纵队就由鄂东南的龙港向江西的武宁方向出击。行军路上，梅盛伟缠着副班长，一个劲地打听关于打仗的情形。

这位副班长，名叫李子安，江西人，个子不高，眉毛淡淡的，一脸和善。这次部队进击江西前，刘班长被派往后方修械所领重机枪去了，全班就由副班长带领。李子安对班上的战士很关心，一路上和言细语。梅盛伟缠着他问这问那，是这么急不可耐，使他觉得有些好笑。他打心眼儿里就喜欢这位好学好问的年轻人。在李子安眼里，这位新入伍的小伙子比其它的新兵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他除了一身血气，还那么爱思考，学什么都是严肃认真，一教就能掌握。这次出击江西是小梅第一次临战，是该好好带带他。李子安拍拍梅盛伟的肩膀：“别性急，性急吃不了热汤圆，到了战场上打几个滚，许多事情就清楚了。”

话是这么说，但梅盛伟还是向副班长提了许多具体问题，问到了许多细枝末节。李子安不厌其烦地跟他“开小灶”，教他如何夜行军时不掉队，如何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吧”，李子安说，“这次打仗时你就跟在我身

边吧，我卧倒你就卧倒，我冲锋你就冲锋。”

“好的。”梅盛伟笑着顽皮地给副班长行了一个军礼。

武宁县的横路镇是这次行动的第一个攻打目标。拂晓时分，传来了第一声枪响。那枪声好脆，撕破了宁静的早晨，震动了远近的山谷。梅盛伟一惊：啊，战斗打响了！前锋部队与镇上的反动武装交火了。梅盛伟整了整军帽，勒了勒腰带，跟着副班长冲进了街口。谁料到呢，刚刚响作一片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嘎然停了下来，说是镇上的反动武装不堪一击，缴械投降了，红军占领了横路镇。

梅盛伟一阵兴奋，又夹带着几分惋惜。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拍了一下枪杆，对副班长说：“哎，多可惜，我连一枪都没放呢。”“枪，有你放的。”李子安笑着安慰道。

当夜，部队赶到红化源祠堂宿营。梅盛伟睁着一双大眼睛，还在回想着横路镇战斗中那一阵急骤的枪声和爆炸声，直到远处村子的鸡打鸣时才入眠。迷迷糊糊中，他听到值星排长吹响了起床哨，便一骨碌爬起来，洗漱一番。开饭的号子响了。梅盛伟端着饭碗，与班上的同志蹲成一个半圆圈。正吃着，突然从四面山头上一齐响起了土枪土炮声和喊杀声。

梅盛伟一时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听得连长大声吼叫：“放下饭碗，准备战斗！”他赶紧丢下碗筷，推弹上膛。排长旗子一挥，他们班便在副班长带领下向右边一个山头冲去。他们冒着枪弹，一边还击，一边凭借着灌木丛的掩护，迅速靠近敌人，发现来敌是一支衣着杂乱的地方武装。这时，纵队的其他几路也占领了有利地形。号声一起，大家高喊着对敌人进行猛烈的反击。梅盛伟举起枪，瞄准一个正在

翻越一堵石崖的家伙，一扣扳机，“呼”地一声，那家伙应声掉了下去。梅盛伟血往脑门一涌，又去寻找第二个射击目标。谁知狡猾的敌人自知不是红军的手，仓皇逃窜，钻进了一片密林。为了不中埋伏，部队停止追击。整个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又匆匆结束了。回到驻地，梅盛伟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

用梅盛伟的话说，两次上战场，他都没有尝到“味”，要就打个大仗，让他好好过个“瘾”。而今，攻打瑞昌县城该算是个大仗吧，梅盛伟就盼着在弹雨中痛痛快快地冲杀一番，一定要多消灭几个敌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那两次小战斗与其说使他获得了一点实战经验，不如说把他那股与敌拼杀的强烈欲望挑起来了又按压下去。他将是一头雄狮，一只猛虎。他就要咆哮着扑向瑞昌城的守敌。

此时，整个纵队已迅速拉开阵势，从东、南两面接近敌人。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梅盛伟精神一振。随着连长的小旗挥指的方向，他们跃出麦地，绕过山包，从右侧包抄过去。

刚闪出不远，敌人的水机关枪就瞄准了他们。“哒哒哒”，一梭子弹在他们脚下开花，炸得泥土四溅。副班长大吼一声“卧倒！”并猛推梅盛伟一把。梅盛伟抬头望一眼副班长，不由得大吃一惊：副班长正艰难地用手撑起半个身子，一股鲜血从他的口里直往外涌。

“副班长！你怎么了！”梅盛伟就势一滚，滚到副班长身边，扶起他。

就在李子安高喊“卧倒”的瞬间，一颗罪恶的子弹从他的嘴里射进去，从他的后脖颈射出。

“副班长！我来背你！”梅盛伟见副班长伤得这么重，

急得要哭。

李子安却把手艰难地摇了摇，又指着未攻下的瑞昌县城，两眼红红的，像要冒血、喷火，片刻，头往旁边一歪，停止了呼吸。

“副班长！副班长！”梅盛伟连连呼叫几声，却再也唤不醒这位可敬可爱的副班长。仇恨，烧沸了这位年轻人周身的热血。他端起枪，猫着腰，快步往前冲去，要为副班长报仇。

当队伍横越一片麦地时，涌出城外的敌人已抢占左侧那个小山丘，隐蔽在一片墓碑后，架起机枪向这边扫射。梅盛伟他们又一次暴露在敌人的射域下，子弹雨点似地飞过来。梅盛伟早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头脑中忽地掠过一句“两军战，勇者胜”的话，大吼一声，迎向敌人。

敌人发了疯似的朝这儿集中火力，那狂叫声梅盛伟也听到了。前头的几个战友相继倒了下去，左面的战友被火力压着抬不起头来，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身后的重机枪“哒哒哒”叫起来。梅盛伟一喜，那是刘班长从后方修械厂赶来了。刘班长的机枪扫射了一阵，敌人的火力减退了许多，梅盛伟和战友们在连长的指挥下向这股顽敌冲杀。

此时的瑞昌城郊，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老天也像是在为红军将士助威，那炸雷，一个连一个地劈下来。这壮烈的场面，这豪雄的气氛，把梅盛伟和战友们的士气鼓得老高。

梅盛伟沿着麦垅飞奔着，被雨水汗水湿透的身上，又溅满了泥浆，几乎成了一个泥人。突然，他感到左胳膊上挨了好重的一棍，同时有一股推力把他推倒在地。他迅即爬起来，

继续奔跑。怎么了？左胳膊上一股酸胀、麻木的感觉袭上来。他低头一看，才知自己负伤了，鲜红的血已透过糊满泥巴的袖子，又从袖口往外流。他用右手将左手向上托了托，只听得肘关节咔嚓一声响，看来伤得不轻。他一只脚跪下来，迅速解开绑带，往胳膊处一扎，可是止不住血，那血水在脚下滴了一趟，与那汗水、泥浆溶在了一起，惨红惨红的。

一个战士跑过来，要扶梅盛伟撤下火线。梅盛伟很有些难为情：“不要管我，我没事。”这时，左山头上的敌人发起了冲锋，梅盛伟大呼：“班长！敌人压过来了！”猛推开身边的战友，一跃而起。

血还在流，顺着他歪歪斜斜的脚印一路流过去。他的身子开始发软，一双腿铅似的抬不起来，眼也有些发花。他咬着牙，用枪撑着身体，一只脚刚拔出泥浆，顿觉眼前一黑，倒在了泥泞中。

地处鄂赣边界的阳新县龙港，被起伏逶迤的群山环绕着。1930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的春天来得更早，春意也更浓。看那漫山遍岭的映山红，绽得这么艳丽，这么热烈，像燃烧得正旺的一片片大火。

这熊熊燎人的景色带给人们心中无穷的暖意。它象征着这里正在蓬勃兴起的土地革命。

自打去年9月，李灿、何长工率领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摧毁了龙港一带的反动势力，建立了龙燕（龙港、燕厦）区苏维埃政府，龙港人民对革命和红军的理解是更深刻了。他们积极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赤卫队、游击

队，踊跃参军，真正把红军战士当成自己的亲人。

五纵队这次进击江西的武宁、瑞昌，群众的心都悬着，不知是凶是吉。不少人跑到苏维埃政府打听消息，一些妇女下龙港河洗衣时，也就有意无意谈到了这事上。她们说，红军这么英勇，哪有攻不进去的？其实她们忧心忡忡，这话，只是她们的祝愿与祈祷。

她们盼来的却是不好的消息。瑞昌城没有攻下来，红军的伤亡很大，纵队代理司令员游雪程牺牲了，支队长程子华也负了伤，部队已撤出战斗，明日就返回龙港。

当红五纵队出现在龙港街口时，欢迎的群众早已站成长龙，两边摆满了茶水，锣鼓声、歌声和欢迎红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交融一片。一行担架刚抬过来，就被一伙青壮小伙接住，抬进早已收拾好的店铺里。

在镇东头一家门楣上挂有“梅姓天”牌子的杂货店里，放进了三副担架。医生走过来，对伤员的伤口进行仔细检查。医生发现门口那副担架上的伤员用毯子把头盖得严严实实的。就走过去帮他揭开，谁知那伤员反应很快，连忙又扯起毯子捂住脑袋。

“这样捂着不卫生。”医生说。

“我冷。”

当即就有人脱了夹袄盖了上来。

“快让我看看伤口，是不是感染了？”医生检查后说：“还好，只是弹片无法全部取出了。”

上完药，医生取来两支人参和六元钱，发现这伤员又用毯子盖住了脸。“听着，”医生再次拉开了毯子有些强调地说，“你这伤，是个二等乙级，要注意调养。这几元钱，是

给你的负伤费，这参，你常常咬一点含在嘴里，可以提神补血。还有，用毯子捂住脑袋的习惯不好。”

其实，拉毯子往脸上蒙并不是这伤员的什么习惯。这里面有个秘密。什么秘密？只有他一个人清楚。

这伤员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左臂负伤倒在泥泞中的梅盛伟。

此刻，梅盛伟的心好慌好乱。在敌人的弹雨中奔跑，他不曾心慌；看到自己的血不住地往外流，他也很沉着。而今早已下了火线，远离了战场，反而心慌什么呢？

当他躺在担架上晃悠悠时，他心中溢满了感激。是刘班长和战友们把他从枪口下抢救出来，轮换抬着长途跋涉。他感受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和亲情，眼角有些潮润起来。可是，队伍越靠近龙港，他的心情便越来越复杂。他希望部队只是路过龙港镇，再往前开去。谁料，队伍偏偏开进了镇，并要把他们这些伤员搁下来。

按说，龙港是梅盛伟的故乡，梅盛伟的家就在镇东尽头处，他该高兴才是。然而他恨不得钻到哪儿躲起来。进街后，他一直用毛毯把自己捂得严严的。仗没有打好，自己在战斗中沒有立功，面对这些欢迎的乡亲，很是有些惭愧，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然而问题还远不止于此。

当他被抬进这家店铺时，他探头瞧了瞧，顿时觉得脑子嗡地一下，怎么凑巧的事偏让我赶上了？这“梅姓天”三个字他太熟悉了。两年前，他就在这家杂货店里当了大半年的店员，与那个刻薄的梅老板格格不入。当然，他不只是怕见梅老板，梅老板早已威风扫地乖乖做人了。梅盛伟如此心慌，如此“遮颜”，实在是害怕见到镇上的每一个熟人。